

吴兴华全集

5

亨利四世

[英] 莎士比亚 著

吴兴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兴华全集

5

亨利四世

[英] 莎士比亚 著

吴兴华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亨利四世 / (英) 威廉·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著 ;
吴兴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
(吴兴华全集)

ISBN 978-7-5495-8686-8

I. ①亨… II. ①威… ②吴… III. ①历史剧—剧本—英国—
中世纪 IV. ①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616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张艺兵

责任编辑: 雷 韵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内文制作: 陈基胜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10千字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序

吴兴华

一

按照《出版物登记册》的记载,《亨利四世》“上篇”申请出版的日期是1598年2月25日,“下篇”是1600年8月23日。这两篇剧本写成的日期,像莎士比亚大部分的剧本一样,还不能确定。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上篇”写成于1596年,“下篇”写成在不久之后,大约在1597年。

十六世纪的九十年代——伊利沙白悠长的统治已经接近结束,与无敌舰队斗争的年月里昂扬的民族情绪已经逐渐为一种普遍的厌战心理所代替,海外扩张和劫掠所带来的人为的繁荣已经像廉价的镀金一样开始剥落了,露出下面不体面的本质。不再是纯防御性的战争仍然断续地在海上、在法国和弗兰德斯进行着。在1588到1603年之间,政府为应付战争支出了四百余万镑,差不多全部是由议会在补助金的名义下通过征集或借间接税的方式向人民榨取的。大批的乞丐、囚徒和流浪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圈地运动的急遽进行而无法生活的农民)被强征去当兵。频繁的集合、操练和守望任务破坏了农村的正常劳动。从1593年左右起,连续几年的收成都极不景气,谷物的价格升高到当时认为骇

人听闻的水平，饥馑情况非常严重；再加上黑死病接二连三的侵袭，引起了社会上普遍的骚动不宁。

广大农村的人口开始流向海港和大城市，但那里的情况也是很恶劣的。为了缓和粮荒，阻止人口转移和消除可能发生的动乱，伊利沙白政府制订了“贫民法”和“游民法令”，用最露骨的敌对态度来迫害穷苦流离的群众。大小工厂的工徒们除了必须延长学手艺的年限，禁止集合喧扰，还经常面对着失业的威胁。当时得到相当发展的工业几乎全部是依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的。“控制这些工业的人们，倚仗的仅仅是自己占有物资，或生产资料和工具，他们本人通常都不是工人。他们经营工业的目的是在从全国市场里获得利润。”¹ 伊利沙白把专利权大批赐给她左右的朝臣或者出卖给投机商人。到她统治的末年，差不多没有一件日用品不受到专利权特许证的影响：煤，肥皂，盐，淀粉，铁，皮革，书籍，酒，果品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在政治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集团也开始形成了。他们都有工商业作后盾，并且很快在下议院里取得了优势。和统治阶级空前豪华淫逸的生活相对照，工人命运是极端困苦的。他们收入很低，而物价的上升很快。“十六世纪末年小麦的价格，比起前一世纪的平均价格来，至少要增长三四倍，但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只是过去的一倍稍强，普通工人尚且还不到一倍。”² 遇到萧条的年度，厂主常常停工或者大批地解雇工人。政府虽然有时也下令阻止，但是不发生多大效果。

农民和工徒的暴动，在这一段历史里是习见不鲜的事情。他

1 奈茨 (L. C. Knights)：《庄孙时代的戏剧和社会》，第 63 页。

2 乔治·盎温 (George Unwin)：“商业与币制”（《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上卷，第十一章，第 331 页）。

们往往采取反对圈地、反对饥馑的口号，但也有几次起义具有比较大的规模和比较明确的斗争目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596 年牛津郡的农民起义。起义者计划直趋伦敦，和城市里的工徒们联合，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路线。起义虽然遭到镇压，但统治阶级已经受到很大的惊吓。被捕者在口供里透露出强烈的仇恨：“过去在恩斯罗山有过一次暴动，可是听从劝说罢休了，结果一个个被像狗似的绞死。这回他们绝对要干到底，不能屈服。仆人们全像狗一样被拘禁着、看守着。现在他们准备割断主子们的喉咙。”¹ 大约同时，在其他各地也有许多次示威和不同规模的骚动，农民们无所畏惧地谈论着摧毁圈地，消灭富人，夺取他们的积粮来解救辗转在饥饿中的群众的痛苦。他们愤怒地指责粮荒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钱的人（包括伦敦市长在内）都在进行疯狂的囤积。

旧的秩序正在崩溃，代之而起的新力量也开始露出了狰狞的一面。伊利沙白和她所代表的都铎专制王权威信日益降落，王位继承问题也还没有解决。《亨利四世》上下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写成的。它虽然以历史事件作题材，却绝不是对当前现实的逃避，它是战斗和风暴中的产物，是它的时代深刻的反映。

二

《亨利四世》在莎士比亚剧作中间属于史剧一类。伊利沙白史剧现在还存有大约七八十种，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通俗易懂的形式，民族自豪的热情，反封建的倾向。这是可以从产生

1 哈瑞逊（G. B. Harrison）：《伊利沙白朝私记》第二卷，第 161 页。

它们的时代背景来解释的。根据近代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史剧这一文学形式的生长和全盛期是在十六世纪的下半期，那正是封建制度在英国开始瓦解，将要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时代，同时也是（如斯大林指出的¹）独立的英吉利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斗争现在已经逐渐推移到社会政治舞台的前方。在许多文学作品里我们可以找到对这场斗争不同角度的反映，史剧对群众的吸引力是以沸腾的爱国热情为基础的，这种爱国热情本身也是一个典型的时代产物。“民族自觉的觉醒也是新的，就本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突出特色。随着民族的形成，出现了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情感，（资产阶级的）祖国的概念。”²史剧作家们用民族语言把英雄的动人心魄的事迹带给广大的群众，在尊崇英明的专制集权君主的外衣下，抨击腐败的统治阶级，反对割据分裂的趋势和灾难性的内战。小市民和自耕农常常得到同情的甚至理想化的描写，而不法的贵族，寺院僧侣和大地主，则永远是辛辣的嘲讽的目标。莎士比亚是这种戏剧的奠基者之一，同时又是它最成功的代表人。第一对开本里收入他十篇史剧，几乎接触到中世纪以来英国历史上所有重大的事件，其他任何戏剧家也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样丰富的一个宝库。

在着手写作《亨利四世》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史剧作家的声誉已经奠定了。他的《亨利六世》“上篇”、“中篇”、“下篇”，以英法百年战争、凯特起义和玫瑰战争为题材，第一次向剧院观众和其他剧作家们显示了纪事史里的材料如何可以点化成为具有高

1 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300—301页。

2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文艺复兴”，第15页。

度效果的戏剧。接着在舞台上出现的有他的《李查三世》、《约翰王》和《李查二世》。从这些剧本里可以看出莎士比亚是如何敏锐地在观察和分析历史事件，摸索其中的规律，同时企图把历史和目前情况联系起来，相互印证。有一帮资产阶级学者专门喜欢戴上深度眼镜来“考证”莎士比亚史剧里的“时代错误”，例如：在本剧里，莎士比亚把道格拉斯描写成一个使手枪的能手；严格讲起来，当然在那时候的苏格兰还没有开始使用小型火器。但这些学者们忘记了莎士比亚不是像他们一样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他要向千万人说话。为了成功地这样做，他必须借助他丰富的想像力像望远镜一样把古老的事件摄取到观众面前来，并且使他们了解接受。在伊利沙白露天剧院简陋的舞台上，过去和现在永远是奇妙地糅合在一起的。莎士比亚的史剧是这方面尤其突出的例子；洋溢在这些史剧里面的蓬勃火热的现实感是它们力量的来源。作者的目的是提出并且谋求解决现实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沉醉向往于过去；许多细节上带着的有心无心的现代色彩，如果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来看，无疑是有助于戏剧主题的阐明的，因此也是适当的。

《亨利四世》上下篇是这一系列史剧发展的最高峰。它们深刻地处理了王权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多方面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在解开剧本的最后纠结的时候，莎士比亚不但对封建统治阶级表示了态度，而且在模糊地意识到社会发展前景的同时，也对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作下了估计。这两篇史剧和它们的续篇《亨利五世》标志着莎士比亚创作过程向一个新方向的演变，是对于莎士比亚达到全面了解不可缺少的珍贵材料。

《亨利四世》里面包括的历史素材主要是取自何林雪德的《纪

事史》(1587)。在哈尔太子和福斯塔夫的形象塑造方面，作者还利用了一些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传说。另外有一篇早期的通俗剧本《亨利五世的辉煌战迹》，也给了他若干有关喜剧场面的暗示。当然，使《亨利四世》上下篇成为不朽的文学作品的主要因素：宏伟的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丰富多彩的语言，这些都是莎士比亚自己的创造，带有他个人天才独特的印记，不是任何原始材料里所能寻找得到的。

让我们先简略地叙述一下构成《亨利四世》的历史事实。

上篇包括的历史年代是自1402年何姆登战役到1403年7月舒斯伯利战役，一共不到一年。下篇要长得多，自1403年开始，以1413年亨利四世逝世结束，总共经历大约十年。

历史家霍尔在他的纪事史里把亨利四世的统治用“动荡不安”这个形容词概括起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从篡夺了他的堂兄理查二世的王位的时候起，亨利始终是处在截东补西、联此击彼的状态当中。一方面他要满足那些推戴他的大贵族们无厌的需索；一方面他又要讨好议会以便取得财政上的便利。他倚靠大多数人民的支援削平了波西家族和其他贵族的叛乱，但他心里惧怕人民过于惧怕他本阶级的贵族。历史上的亨利王虽然善于顺风转舵，改变他的手法，但是他一贯反动的立场却是很少动摇的。为了巩固自己集团的势力，他与强大贵族通婚，允许他们发展私人的武装力量；他向教会献媚，并且残酷地迫害主张剥夺教会地产的进步势力——罗拉派¹执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人民中间

1 罗拉派(Lollards)，十四、十五世纪时盛行于英国劳动群众中的教派。罗拉派主张不向教廷纳贡赋，剥夺教会地产，压抑贵族势力，因此被“正统”教会视为“异端”。

不满情绪的滋长。不同形式的暴动和骚乱层出不穷，使亨利疲于应付。尤其叫他伤脑筋的是：就在朝廷里，在他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集团；他必须时刻戒备，惴惴不安；而这个集团的领导者就是威尔士亲王——国王的长子，未来的亨利五世。

在关于“荒唐的哈尔太子”的事迹当中，传说和可信的历史自很早时期起就已经是难于分辨地掺杂在一起了。但至少这点是肯定的：他的一生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位前和即位后；在这两个阶段里，他的政治表现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在作太子的年月当中，他曾靠近罗拉派，和罗拉派的首脑之一，约翰·欧尔卡苏爵士，结成亲密的友谊；同时他还经常和市民阶层来往，因此特别招惹到贵族集团的嫉视。他和他父亲中间的矛盾曾一度发展到相当尖锐的地步。太子的随从者曾企图逼迫国王让位，国王也用撤销太子枢密院的领导地位来作反击。由于太子的见解和行为，从“正统”的角度来看，在有些地方是违反常规的，所以给许多传说提供了基础。这些传说在人民中间散播极广；它们把太子形容为一个易于接近、喜欢“胡搞”的少年，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浪子”。抢劫上缴国库的税金和殴打大法官，是两个典型的事例。1413年亨利四世死去，太子继承了王位，议会在向新王致辞的时候，仍然把他看做他父亲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坦白地对他指出亨利统治中的缺点和人民的痛苦。他们相信新王是同情他们的，一定会采取措施来改善这些情况。

出乎意料地，太子一登上王位，就改变了面貌。他放逐了一些旧日的党羽，重新与教会和大贵族合流，几乎在一切重要问题上他都成为他父亲旧日政策的忠实奉行；对迫害异教徒，他仿佛比前人进行得更加热心。此外，为了便利自己和其他封建贵族

在法国掠夺土地和财富，他更积极准备发动战争。这种路线所引起的反应是直捷而迅速的。1414年，在罗拉派的领导下掀起了一次武装暴动，这次暴动的中心组织者就是国王旧日的好友欧尔卡苏。他们“利用1381年¹的口号煽动农民，答应消灭地主，重分教会财产”。²由于布置不够周密，消息泄漏了，起义没有成功。但欧尔卡苏的活动并没有因为这次失败而终止。他仍然潜伏着与散居各地的罗拉派保持广泛的联系，直到1417年才被捕，在叛国和异教的罪名下牺牲。

亨利五世在对法战争里获得的胜利，是他的统治直到今日还存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主要原因。应该指出，胜利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英国人民的苦难并没有因为艾金考特战役而减轻，相反地，反动贵族势力暂时的巩固和扩张，标志着更大规模的内战的开始。亨利五世死后，英国就陷入玫瑰战争的泥淖里，这泥淖也成为旧一代横行跋扈的公侯们的葬身之地。在法国方面，严重的挫败促成了政治上的若干改革和前所未有的民族团结，在贞德等英雄的鼓舞下，法国军队和游击队伍很快地重新夺回了失去的土地。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最后以拖垮了大部分封建贵族的力量而终结，在英法两国残破的疆土上出现了新的政权形式——君主集权制。

不难看出，贵族、王权和以新兴资产阶级为首的人民群众所形成的多角错综关系和力量对比的转化是这段历史里最富有兴味、值得注意的问题。

1 1381年，英国农民在瓦特·泰勒（Wat Tyler）领导下曾发动过一次规模极大的起义。

2 欧曼（Charles Oman）：《英国政治史》第四卷，第237页。

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里巧妙地收容了大部分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在他无可比拟的艺术和智慧的光辉照耀下，这些事实的进展和组合却获得了崭新的深邃的意义。在莎士比亚的笔下，亨利四世的英国和伊利沙白的英国已经融合在一起，每一行诗或散文里都可以听到时代的脉搏跳动。为了使戏剧的主题更明确，更能深入同时代的观众，莎士比亚在人物和情节的处理方面作了一些重大的改动。经过了这一番艺术的“重造”，《亨利四世》就跳出了枯燥的纪事史范围，成为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现实意义的文学作品。

三

“上篇”情节的枢纽是波西家族的叛变和失败。飞将军哈利·波西是一个刻画得非常鲜明的人物。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武士，一个已经过时的精神和风气的化身。波西家族世代相传的根据地是在英国北部与苏格兰交界的地方，一个落后闭塞的、大体上还处于氏族社会的地区。飞将军和他的父亲、叔父把自己封建领主的利益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可以轻易地废弑、拥戴，但他们永远必须保持自己的堡垒、军队和财政经济上极大程度的自由。中央王权如果企图提高自己的威信或扩大自己的力量，他们立刻会猜疑不满，口出怨言。年轻、爽朗、脾气火爆的飞将军，最喜欢谈论“荣誉”，他整天仿佛沉浸在对“荣誉”的歌颂和追求里。为了获得并且独享最高荣誉，他不惜冒极其严重的危险；他认为他能——

轻易地跳起，
从苍白的月亮里一手把荣誉揪下来；
或者投身到海洋最深的地方——
深得连测量线都不能达到底层——
手绕着头发把淹死的荣誉捞起。¹

而最后当他在太子的剑下受伤跌倒的时候，他所伤掉的不是生命的夭折而是被夺去的荣誉。这里需要给飞将军和其他大贵族所念念不忘的“荣誉”下一个注脚。“荣誉”对他们说来不止是一个抽象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含有具体的内容：这就是被长期的封建社会所肯定了的独立领主的权利。波西家族和大主教集团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阶级在趋向没落，因此作出孤注一掷的最后的挣扎。这一点在“下篇”四幕一场叛党和王军的谈判里看得很清楚。叛党的一个成员牟伯莱勋爵敏锐地感觉到：

……目前这种时代的趋势
正在用沉重不公平的手段压抑
我们每个人的荣誉。

而魏斯摩尔兰的回答是：

牟伯莱爵爷，
正确地认识到时代趋势的必然性，

1 “上篇”一幕三场 201—205 行。

你就会老实地承认，正是这时代，
而不是国王，对你们有什么不公道。¹

时代的趋势！这是值得深思的。横行不法的贵族正在逐渐地无可挽回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已经应该结束了。波西诸人拼命想倒转历史的车轮，他们想把英国拉回到中世纪的分裂割据的局面里去。当我们看见飞将军、摩提麦和格兰道尔在“上篇”三幕一场里围着一张地图，指手画脚地争论如何瓜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时候，我们都不难认识到在这种野心驱使下的叛乱如果成功了，后果会是如何糟糕。

当时英国东南部是经济方面比较发展的区域。在那里市民、商人和自耕农拥有一定的势力。对这些新兴阶层的人物，飞将军丝毫不掩饰他的鄙视和敌意。他憎恶那些穿花绒滚边衣服的市民，他叫他的夫人不要学伦敦商人的妻子们习惯用的口头语。威尔士亲王爱和中下层的人民在一起厮混，从飞将军眼里看来，这正是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堕落的标志。

利用像飞将军之流的落后贵族中间存在的彼此疑忌和利益上的矛盾，倚靠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亨利四世终于将叛乱的火焰扑灭。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了王权的胜利。在《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那篇著名论文里，恩格斯曾精辟地阐明王权在这过渡时期的混乱中所具有的相对的进步意义。王权，照恩格斯说来，是“正在形成中的国家的代表”，在一定时期当中它能

1 “下篇”四幕一场 99—104 行。

够吸引“封建主义外衣下所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¹但虽然渐形强大的王权在当时是惟一可能的先进的政权形式，虽然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软弱使他们不得不暂时和王权联盟，他们却也并不是准备向任何君主屈从的。莎士比亚把广大人民对亨利王的态度描写得很清楚。他所以能够登位是由于人民厌弃李查二世暴政的结果。在他还是年轻的赫佛德公爵的时候，亨利曾骗取得人民的信任和爱戴。用魏斯摩尔兰的话说，那时全国人民“崇拜他，祝福他，赞扬他，远过于当时的国王”。在初执政的时候，他也曾“改革一些法律和峻刻的条令，说是国民受不了那样的担负”。但是一旦身据王位，面对着封建制度本身带来的重重矛盾，亨利就发现自己找不出什么新颖的对策，只有遵循惯例，走抵抗力最弱的路线，与教会和部分大贵族合流。于是重税和血腥的镇压又恢复了，幻想破灭后的人民的痛苦比过去反而更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大主教感慨的人民态度上的改变——从欢呼到诅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然，人民始终没有放弃对“清明政治”的要求。他们希望国王能够压抑贵族和教会，保护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在亨利四世和叛乱贵族中间，他们不情愿地支援了前者。但亨利王的许多缺点使他不能够真正承担人民的信托。在这期间，人民的眼睛实际上是转向太子的。“这里，”他们可能说，“是一个长期和我们混在一起、了解我们、与正统的贵族王公有矛盾的未来君主，他将会成为我们理想的领袖。”

1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发展》，《历史问题译丛》1953年第6本，第9—10页。